

卷二十八

大地文学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编



海洋出版社

大地文学

(卷二十八)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海洋出版社

2015年6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文学. 第28卷 /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027-9198-8

I. ①大…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6546 号

责任编辑: 鹿 源

责任印刷: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地文学(卷二十八)编委会

主 编：陈国栋

执行主编：徐 峙

副 主 编：马 亮

编 辑：周 洵 陈琼枝 刘将成 刘能英

目 录

名家新作

- “我”的抗日战争.....李春雷(1)

特别策划

- 六月,献给土地的诗.....(10)
- 春天的故事 鲁 櫓 / 石镜书(节选) / 孙大顺
- 大地上的事情 支 禄 / 每一块地都有名字 / 蔡兴乐
- 在鲁北平原(外一首) 马 行 / 临江而居 胡红拴
- 在一首诗里(外二首) 北 城 / 醉在伊犁河谷 汪 洋
- 生命的余晖 钱雪冰 / 炊烟袅袅升起(外一首) 宗 海
- 劳动者 熊林清 / 倦旅(外一首) 小 米
- 大地,我的家 山 翠 / 父亲的草帽 剑 熔
- 像风一样生活 寇宝昌 / 守望 方世国 / 想你花开 杨晓璐
- 我是一个羊倌(外一首) 翠 薇 / 中国耕夫 黄小军
- 妈妈的菜园 彭家洪 / 父亲 李旺林
- 童趣,已经越来越遥远 刘玉福
- 大片鸟鸣从天空滴落(外一首) 康湘民
- 不灭的火塘(外一首) 龙小龙 / 四季 尹 艳
- 风是四季的过客 陈 清

小说麦田

- 花束花树(短篇小说).....陈小平(28)
- 黄豆腐翻身记(中篇小说).....施建石(42)
- 钻井队的哥们儿(短篇小说).....王明新(72)
- 锅贴包子(短篇小说).....渔 樵(78)
- 黑五(短篇小说).....刘江龙(86)
- 渴(短篇小说).....付明君(89)
- 责任(小小说).....陈来峰(92)
- 铃声响起(小小说).....曹玉凤(93)

深度纪实

历史不会忘记

——纪念赣南发现新类型重稀土矿 45 周年……………袁赣湘(95)

随笔天下

杰内芭……………贾志红(106)

父母爱情……………王俊莲(114)

端详玻璃窗外的自己……………柴六一(118)

一路走来,一路盛开……………伊 豆(124)

母亲的夜晚……………张 岚(128)

刺青的蝴蝶……………王红梅(130)

文学版图·山西 214 地质队

念想(短篇小说)……………范宗胜(132)

天边有朵云(散文)……………刘海军(144)

那些年味儿(散文)……………谢志娟(146)

从风中读出了寂寞的人(诗歌)……………袁为平(148)

我在这里,静候春来(诗歌)……………张元忠(149)

评论言说

打破过去的沉默

——我的君特·格拉斯……………杨 沐(150)

“我”的抗日战争

■李春雷

编者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各地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纪念和反思。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李春雷一反传统,避开伟人和名人选材,直奔生活最底层,深入采访和挖掘,用文学的慧眼选取了一组不同身份的小人物,并用精细的笔调、独特的视角、罕有的胆识,从人性底处和各个侧面写出了他们的怯懦与坚定、脆弱与柔韧、踟蹰与勇敢,写出了发生在他们身上各自不同的抗战故事……

麦香的晚上

被采访人:王造林(男,65岁,原籍四川省自贡地区,国家经贸委退休干部,现居北京。本文主人公系其父亲,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已去世。)

小麦怀孕了。

腹部亮亮的、鼓鼓的,羞羞地站在静谧的月光里。月光银粉一样弥漫在天空里和大田里,吸吸鼻子,有一种馥郁清香的味道。那是和平的气息,那是丰收的气息,那是生命的气息,那是希望的气息。但战争的脚步,仍沿着麦垄间窄窄的小道,紧锣密鼓地走向夏季的火热。

北岳军区补充团供给科科长王胜,带着两个伤员在麦垄里爬了两天两夜,晚上的时候,才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阜平县西部的一个小山村,东寻西问找到了村长的家里。前天,他们在山里运送军粮,被一伙日本兵包围了。一场恶战后,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

村长黑着脸,低着头,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也许,正



李春雷 男,1968年2月生,河北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等19部、中短篇报告文学100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赶上他心情最坏的时候吧。王科长请他帮忙派饭,他总是固执地摇着头:

“夜黑了,村子小,部队多,派不过来啊。”

在连年的战争和灾难下,去年颗粒无收,家家都饿死人,有不少人家逃到五台山西边去了。王科长用尽全身力气,忍住叫唤的肚子,凑上去,低声下气地说:“村长,行行好,可怜可怜吧。我不饿,只是躺一下,他们俩受了伤,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村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仍是不言语。待一会儿,终于领着两个伤员走了。

虽是五月,夜风仍有些寒凉,吹着浑身的伤口,像一群群马蜂刺蜇。

王胜怔怔地站在屋门口,不知如何是好。

村长的妻子,一个三十多岁蓬头垢面的女人,正在晕黄的麻油灯下纺棉线。屋内还有两个十岁上下的男娃,一高一矮,四肢和身板细细薄薄,枯瘦如柴,头颅和眼睛却格外大,像戏台上的小鬼儿。

灶台上的锅里,稠稠的,冒着浓烈的香气。那是这家人的晚餐。

王胜的肚子猛烈地吼叫起来。

对于这个八路军的突然到来,女人是极不欢迎的,这从她那紧绷的脸上、乜斜的眼中,可以看得出来。

王胜的头“嗡嗡”地轰鸣。相比饥饿来说,他更需要好好地睡一觉。极度的困乏,使他已经顾不得一切细致的礼节,径直在纺车旁边空着的半个炕上躺了下去。

两个孩子好奇地凑上去,伸出小手摸摸他的手枪。女人大吃一惊,愤怒地猛拉一把,吓得孩子张大了嘴,身子直哆嗦,赶紧退得远远的,像两只受到惊吓的小刺猬。

王胜使劲地笑一笑:“没事的,枪里没子弹。”

好奇是孩子们的天性,即使在贫困中。不一会儿,两只畏缩的“小刺猬”又试探着凑了上来。

“你从哪儿来?”大男孩小心地问。

“龙泉关西边打仗回来。”

“那你到哪儿去,你们部队驻在哪儿?”他像查路条一样盘问。看得出,他或许是村里儿童团的一员。

“驻在阜平呢,我要回部队。”

小的那个很惊奇似的,上前拉住了王胜的手。小手软软的,让王胜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小弟弟。他是四川自贡人,父母生过五个孩子,中间三个生下不久就病死了,最小的也是一个男孩。八年前,他离家时也是这么大,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王胜觉得这就是他的小弟弟。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两个孩子。

“阜平不是闹灾荒吗?你们吃啥?”两个孩子还在穷追不舍。

母亲不耐烦地横了孩子们一眼,嘟囔起来:“这死孩儿,闹灾荒,老百姓饿死,当兵的还能饿死?”

孩子们望了望他们的母亲,又看了看王胜,挤了两下眼睛。

王胜拉着他们的小手,其实是对他们母亲说的:

“唉,军队也苦呢,老百姓吃啥,军队也吃啥。老百姓吃树叶野菜,军队也一样的,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

女人停了停纺车,想了想,没说话,只是又添了一卷棉花。

“灾荒年,老乡没劳力,军队还要帮助老百姓搞生产……”一股力量催着他说下去,“我们还帮难民迁移到西边来,招呼他们吃和住……”

她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

大男孩打断了王胜的话,对女人说:“娘,前几天东边来的灾民,不是说没有八路军帮着,早就饿死了吗?”

“前天赵爷家来的亲戚,就是带小孩子的那个老头,”小孩子也抢着说,表示他知道的事并不比哥哥少,“他从山东逃荒来,到细腰涧边走不动了,躺下来快死啦,多亏八路军给了几斤黑豆,他才找到这里。”

女人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

“八路军也不容易啊。”

大家都没有说话。

“老百姓苦,军队也苦哩,吃不饱,还要打仗,断胳膊断腿的……”她又停了一下,擦了擦眼,“嗯,赶走鬼子就能过安生日子了。”她抬起脸,望着窗外漆黑的天。

王胜躺在床沿,一翻身就会滚落下来。女人连忙把纺车往里边挪了挪,让孩子们把他推进去一点儿。

“靠里边一点儿,会跌下来的。”

孩子们伸出四只手,用力推。王胜瘫倒着不动,他实在没有力气了,任凭他们使劲儿。

……

村长回来了。

女人跳下炕来,盛了满满一碗野菜汤,还有几个山药蛋,让大孩子端给王胜,一边对丈夫说:

“这兄弟,是好人哩,喝口汤吧。”

“我不饿。”王胜说。

“看你蔫蔫的,哪能不饿?喝口汤吧,没啥吃的。”

他们一起来劝。大孩子还拉住王胜的手,要扶他起来。

“好,我自己来。”王胜勉强支起身子,慢慢地吃野菜和两枚山药蛋。

还没等吃完,女人就把碗夺过去,盛了第二碗。

王胜正要躺下去,两个孩子顶住了他的背:“再喝一点儿吧。”

实在难以拒绝他们的盛情,王胜只得又吃了一碗。这时,他已感觉到胃里胀胀的,身上热热的,肚子平静了,身上也有了一些力量。

吃完饭,村长说出去到邻居家看看那两个伤员,就走了。

屋后面是一块黑黢黢的麦田,风吹来,可以闻到一缕缕细微的麦香,似乎还可以听到一阵阵低沉的拔节声。

女人继续纺棉花。昏暗的油灯下,浑厚的“嗡嗡”声中,一根细细的银线顽韧地从女人手中绵绵不断地抽出来。不一会儿,纺锭上的线槌就变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萝卜……

瞌睡虫终于爬上了王胜的眼皮。

第二天清早,王胜睁开眼,猛然发现自己四仰八叉地横躺在炕上。纺车呢,已经被他挤在土炕的边角里。

村长和他的女人,还有两个孩子,睡在门口的一捆谷草上。

地方很狭小,村长的一条腿搭在灶台上,另一只脚则伸出了屋门……

南寺掌

被采访人:张禄元(男,1921年10月生,井陘县测鱼镇南寺掌村人,1940年入伍,在晋察冀根据地“平东独立营”庞大队服役,1945年负伤回家,后从事教育工作,是该村现代教育事业的创始人。本篇作品的采访时间为2007年左右。张禄元先生于次年去世。)

南寺掌是太行山上一个小村的名字。

出了井陘县城往南走,走上100多里的山路,在层层叠叠的大山褶皱里,有一处山窝窝,玉壁塄、石壁塄、老婆坡、桃红塄、双门寨、大寨山、小圪山……一群山峰莲花瓣似的拱围着,极像一只蜷曲的硕大无朋的佛掌,佛掌心就是这个小小的村落。

在小村周围的山坡上,散落着三个佛寺,分别是南寺、北寺和万古寺,每个佛寺里都有成群的和尚,木鱼声声,禅悟日月。南寺掌,这是怎样一个妙不可言的名字啊,把群山环抱喻作佛掌呵护,佛的掌心自然是天地间最安全、最温暖、最宁静的地方了。

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和灌木,葱葱郁郁的,覆盖着整个夏天和秋天。秋黄的时候,一夜白霜袭来,满山的柿树和酸枣枝上便挂满了一盏盏晕红的小灯笼,把整个佛掌映照得红彤彤的。山民们就在这一盏盏小灯笼的光亮下,开始了金黄色的秋收:金黄色的玉茭、金黄色的小米、金黄色的柿子、金黄色的核桃、金黄色的土豆……

村里人如这原始的玉茭、土豆、柿子一样,无党无派、无欲无求。

已是民国年间了,新式教育开始了,山西的阎锡山在附近的县城里办了一所学校,征召有血气有文化的抗日青年入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当军官。村里有一位上过三年私塾的青年张禄元,帅帅气气,精精壮壮,很有贵人相。私塾里的董先生怂恿他前去报名,说将来必有前途。但他死活不去,宁肯在山沟沟里守着父母种田。

是日本人打破了千年的静谧。

1940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小村南边的山沟里打了一仗,日本人在此地剿杀了一个连的抗日武装,而后把抓到的俘虏全部活埋了。山沟沟里全是尸体。砍掉的人头,发酵得像箩筐;被炸破肚皮的骡马,泪光盈盈地躺在地上。狼来了,狗来了,吃得油光光的,眼都是红的。山鹰也来了,嘎嘎地叫着,翅膀展开来,炕席一般大。

尸臭味在佛掌里膨胀、熏蒸,梯田里劳作的村人用毛巾捂住鼻子,才能干活。

小村人震惊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目睹如此残酷的杀戮。

村里有一户张姓人家,家里有10亩地、3头牛、20多只羊,生活也算安适,只是男主人突然暴病去世,剩下一位50来岁的女人。女人哭得死去活来,执意要随丈夫同去,只是小儿子还没有成家,她的人生任务还没有完成,才勉强苟活。她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之后就双目失明了。

女人为张家生下弟兄四个,前三个儿子都已娶妻,不几年,就像土豆一样,繁繁茂茂地衍

育下了三簇儿女。女人爱幼子，这个小儿子自小就惹人喜欢，是她的心头肉，长大后独独送他上了私塾，是村里最有文化的后生呢。正月里，小儿子终于定下了婚事，姑娘是村里出了名的最能干最俊俏的姑娘。

这个正处在恋爱喜悦中的年轻人叫张禄元，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不肯上军校的后生。他怎么肯去呢？他怎能舍得下瞎眼的母亲？他怎能舍得下快要结婚的姑娘？

可是，就在他结婚的这一天，鬼子来了，把他的喜事全搅黄了。

本来那一天，新媳妇应该是最漂亮的：穿红挂绿，修眉剪发，搽脂涂粉抹桂花油，香喷喷的。可那一天，她却不得不披散头发，脸上涂满锅黑，身上穿着最破最脏的衣服，颤抖着躲在山洞里。那一天，日本人不仅冲散了喜庆的宴席，还用碾框砸死了一个村民，并且驱散了村外三个佛寺里的和尚，把寺院也放火烧塌了。

日本人进村后没有抓到入，就折磨牲畜，不是砍掉驴的前腿，就是割下牛的后蹄，再就是扎瞎猪的双眼，疼得全村的驴、骡、牛、羊、猪、鸡们昼夜哀嚎……

从此之后，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恨死日本人了。

离村 50 里的赞皇县黄北坪村驻着八路军，司令员是秦基伟。私塾里的董先生对村里的后生们说，反正日子也不太平了，不如去参加八路。

可怎么去呢？

别看大家说起来慷慨激昂，但真要去参军，却又胆怯了，怕死了。小村人毕竟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啊。

年轻人聚在村公所的石头房子里，一夜一夜地抽烟，烟是茄子叶、花椒叶。满屋愁雾，拿不定主意，谁也不敢带头。

那天傍晚，大家仍在呆坐，一个打扮得鲜鲜亮亮的新媳妇推门走过来，对人群中的张禄元说：“你要是男子汉，就第一个参军！”

众人大惊，目光齐刷刷地聚向这个年轻的妇人。

张禄元嗫嚅地说：“我走了，娘咋办？”

“有我呢！”媳妇坚定地说。

在媳妇的鼓励下，张禄元终于挺起了胸膛。

接着，张秋喜、郝贵来等人也陆续报了名。

南寺掌的张禄元第一个走出了佛掌，走出了母亲和妻子的视线，成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平东独立营”庞大队的一名战士。

山外的枪声不断，正义和邪恶在山坡上摔跤……

说来也怪，自从儿子参军之后，双目失明的女人的心也随着儿子走了，她再也不唉声叹气了，再也不寻死觅活了，她成了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虽然眼看不见，但她心里明亮得很，手巧得很，她没日没夜地做军鞋，为儿子做，为儿子的战友做，为儿子的部队做，好像那一双双军鞋就是一副副甲冑呢。

禄元媳妇也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后来竟当上了妇救会主任。妇救会的任务除了动员姑娘媳妇放脚、识字外，就是做军衣、军鞋。她赶着几头毛驴，从区里领回布匹和鞋样、衣服样的纸片，让几个精于剪裁的女人一一剪开，然后再分到家家户户。

领回来的布匹全是白土布,需要染色。禄元媳妇本是一个穷姑娘,从小缝补浆洗,什么都干过。染料从哪儿来呢?佛掌里的山坡上什么都有。灰色的用料是芝麻秆灰和柴草灰;土黄色呢?就用红胶泥;橙黄色的染料则是槐豆。

染布的过程就是用大锅蒸煮,煮到一定程度再加适量的明矾,进行固色。

婆婆埋着头,“呼哧呼哧”地拉着风箱,火光映着她的脸,虽然看不见丝毫的光亮,但她的心里和身上却热乎乎的。禄元媳妇呢,简直就是一个千手佛,投放各种染料,要分批量、称比重、看火候……

火光熊熊中,水汽腾腾中,一块块土白布变了颜色,变成了石头的颜色,变成了大地的颜色,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变成了八路军的颜色……

风声紧的晚上,媳妇和村干部们在家里开会,婆婆就待在门外的胡同口,一边纳鞋底,一边听着来人。经过这几年的锻炼,她不仅摸黑纳鞋底双手如飞,而且听力异常灵敏,熟悉的人从身边走过,她马上就能听出来。小村的人少,经常来往的男人们她几乎都清楚,陌生人就更逃不过她的耳朵了。

“娘,外边天冷,你快回来吧。”媳妇心疼地呼唤。

“孩子,你们说的都是大事,反正我也用不着灯,在外面给你们听听动静。”

……

1942年春天,禄元媳妇秘密入党了。

那个时候,党是不公开的,即使是党员,也是单线联系。可以公开的是抗日身份,因为日本人是全民族的敌人;而共产党就不一样了,共产党不仅抗日,而且反蒋,而反蒋就是反政府,不少人的正统思想还顽固着呢。所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是绝密的,有时,兄弟两人同是党员,却相互不知道。

山里人都没有见过共产党,却都知道是共产党在幕后导演着这一出抗日大戏。共产党在山民的心中是一股无比神秘、无比神圣的力量呢,或许就像是村边佛寺里供奉的一个个神灵的原身。

战事越来越激烈了,南寺掌越来越成为八路军稳固的后方。1943年之后,抗日县政府搬到了离小村3里地的南沟。最让禄元媳妇振奋的是,八路军129师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也秘密地把指挥所移到了南寺掌村东北侧小庙清山上的一处草房里。

天黑的时候,秦基伟偶尔穿着粗布衣服到村里转悠,有好奇的村民就走上前去,亲热地喊他“司令哥”。这时候,站在远处的禄元媳妇就连忙摆摆手,示意不要声张。晚上的时候,她就挨家挨户地向这些男人们嘱咐注意保密,连老婆孩子也不能说,更不能向村外人提起。

虽然小村里没有汉奸,但不时有汉奸来村里活动,告密、暗杀、投毒事件时有发生,抗日领导人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啊。

部队住得多了,需要的粮食也多。

开始时,军粮藏在南场的窑洞里,易受潮,生虫子。后来,禄元媳妇当上了村里的粮秣主任,她在村内找了四间土坯房,把军粮用席子围成圆圈,小圈压大圈,最上边的粮食,用手抹平,盖上印版。什么是印版?就是请刻章师傅在一尺见方的木板上用正楷刻上“玉米”“小米”“谷子”等字样,盖在粮食表面,以防人偷。

后来,随着战局稳定,粮食储量越来越大,连外村的军粮也在这里集中存放了,她干脆就把土房门用土坯堵死,只留一个耳窗,往里倾倒。时间长了,土坯房受力不住,前面的墙壁被撑胀了,鼓着肚子,像一个孕妇……

这些饱满的军粮静静地睡在席圈里,一有召唤,马上出发,它们和禄元媳妇、禄元娘等小村人一样,都是一个个抗日积极分子呢。

自从禄元参军后,禄元媳妇就与婆婆搬到一个炕上睡觉了。

冬天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帮婆婆洗脚。媳妇摸着婆婆的脚,婆婆摸着媳妇的头。她们都不说话,她们在互相鼓励呢。

儿子又来信了,禄元娘坐在门前的石头上,让媳妇念。禄元在信中说,他又立功了,他要争取早日入党……

禄元娘叹息着,在心里盘算着这战乱的日子何时能到头啊!

她问禄元媳妇:“共产党来了就好啦,共产党是什么样子呢?个个都是孙悟空吧?”

婆婆哪里知道,她的儿媳妇就是共产党员呢。

媳妇怔了怔,轻轻地说:“娘,我也说不好,慢慢你就知道了。”

说着,她看了看院外那一座座手掌似的大山,那是天地的手掌,那是正义的手掌,那也是善良的手掌……

1945年5月,日本投降前夕,张禄元终于回乡了。大腿骨里深嵌着一块弹片,他是三等乙级伤残军人。

回乡前,部队领导问他,村里有没有学校?他说没有。领导说,那你就回村办学校吧。

于是,他在村里筹办了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学校,他也成了小村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把全部心血献给了小村的教育事业……

豆 选

被采访人:郭喜(83岁,涉县青塔乡庄子岭村人,20岁时参军南下,曾任福建省漳州地区政法委副书记兼公安处处长。“文革”后调中国科学院驻河南某基地任职,离休后现居河南省新乡市。)

1942年之前,晋冀鲁豫边区农村干部的成分结构为:地主占11%,富农占23%,中农占45%,贫农占21%。

不少村庄仍是旧势力掌权,表面上拥护八路军,日本人扫荡的时候,就组织维持会,强迫村民欢迎鬼子进村,送米送面送女人。

五月之后,边区政府决心彻底改组村级政权,全面实行民主选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初八,是涉县青塔村村民选举村长的日子。

几天前,村丁吴小毛就骑着毛驴,沿着山路挨家挨户地通知了。

青塔村下属 21 个自然村,东村、西村、老垛圪垯、麻地角、岩克朗、柳树溪、小窖、大荒沟等,散落在方圆十五里的山窝窝里,最大的村七八十户,小的村只有一户,就是挂在大山崖壁上的庄子岭村。

这一天,天刚亮,山道上就有了人影,豆儿一样。虽然通知说 18 岁以上的村民才能投票,但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谁不想看看热闹呢?自古以来,村长都是富人当,现在却指定要选穷人,真是日头从西山脚露脸了。还有更加新鲜的,这次选举,女人和男人一样,也算一票。唉,咱这山沟沟里,女人从来不算人啊。

村公所设在西村,只有几间石头房子。石房黑黢黢的,顶上爬满了青苔。

院里挤满了人,连小脚老太太和小孩子都来了。原来的村长吴功勋也来了,却没有了原来的神气,垂着头坐在一边的石头上不说话,闷闷地抽着旱烟。两个月前,他就不理事了,而是由县上派来的特派员马振兴、王建国负责村务。

院里地方小,几百人全塞满了,像一碗拥挤的豆子。

“喂……”马振兴看见人不少了,把嘴里的卷烟狠劲地在石头上摁灭,冲大家喊道:“今天选村长,18 岁以上都有选举权,18 岁以下的退出会场!”

听得出,他是一个南蛮子,脸上有一道疤,明灿灿的,腰里插着一把枪,挺吓人的。前一段,就是这把枪,在东河滩毙了王胖子。五月扫荡时,王胖子给日本人带路。后来,又是这把枪,逼着原来的村长吴功勋下了台。村民们早就传开了,他是从陕北来的老红军,还是一个连长。

王建国开始一个个点名了。这个小年轻,说话斯斯文文的,是大城市里来的学生吧?

“郭思贤。”

“哎。”

“李恩树。”

“来了。”

“刘德云。”

“到山西讨饭了,两年没回来,没准死外边了。”有人解释说。

“王合顺。”

“有一个。”

“王合顺家的。”

“脚小,我替她来了。”王合顺又回答说。

……

有病的可以请人替,女人家也可以让男人替的。

点完名后,王建国冲大家宣布:“有选举权的 489 人,让人代理的 16 人,神经病、讨饭外出的 160 人不算数,实到人数 313 人,有效票数 329 票。”

接着,主持人马振兴高喊道:“为了选举公平,让吴功勋、吴小毛、武立功三人当检票员,中不中?”

吴功勋是原村长,吴小毛是村丁,只有武立功大家不认识。

三个检票人站起来,冲大家点头。大家终于想起来了,这武立功是一个光棍汉,东村人,平时大家都叫他臭蛋的。其实,臭蛋是本村的第一个秘密党员,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中——”众人喊道。

这时,选票出场了。所谓票,就是一碗红豇豆儿。

山民们惊奇了,瞪着眼看着这些豆儿们,想象不出这豆儿们与村长的关系。

接着宣布候选人。

共三个:武上银(东村人)、武安吉(东村人)、刘树才(小岩村人)。

大家更惊奇了。怎么会是他们?一个个土土的,黑黑的,全是穷光蛋,没有一点官样子,平时,连一声响屁也没听他们放过。大家甚至有些失望了。

选举开始了。

三个人面壁而站,身后放着一个大板凳,板凳上放着三个粗瓷碗。

马振民指挥着大家排队,由王建国向每人发一个或两个豆儿,然后从三个候选人后面走过,选谁就把豆儿放在谁身后的碗里。

武立功、吴功勋、吴小毛站在一旁,瞪大着眼,一人盯着一个碗。

众人慢慢地走着。有的人把豆儿直接放在某一个碗里,有的人则在每一个碗里都伸一下手,装作都放了豆儿的样子。纯朴的山民们,也狡黠得很呢……

小豆豆儿们欢快地跳动着,碰撞着,“叮叮当当”地响着。

当最后一个人走过的时候,豆豆儿们也停下来了。

武立功、吴功勋、吴小毛当着大家的面儿,开始数豆儿。

一会儿,马振兴宣布:一共发豆儿 329 粒,收到 326 粒,武安吉得豆儿 131 粒,武上银得豆 106 粒,刘树才得豆 89 粒,武安吉当选!

满院子的目光都盯准了武安吉。

29 岁的武安吉是村里粮房的称量工,也是个光棍汉,平时不爱说话,总爱抽烟,因没有钱,总抽山上的椒树叶。难道这个闷葫芦也能当村长?

这时,马振兴带头拍起了巴掌,欢迎新村长讲话。

武安吉的脸憋得红红的,像个红豇豆儿,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像在炒豆子……

但,仅仅是一会儿之间,武安吉的身份就在山民们心中变化了,大家似乎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威严,各自的心里已经装满了敬畏。

太阳偏西了,大家匆匆地往回赶。

路上,每个人的心里都像揣着一碗豆子,跳动着……

金豆豆儿,

银豆豆儿,

豆豆儿丢在碗里头,

一颗豆儿一颗心,

好人里面选好人,

领着咱们打日本……

红红的豆豆儿跳动着,响在太行山的每一个山坳里,响成了纯朴的民主,响成了奔放的足音,那足音叩击着群山,唤醒着群山……

六月，献给土地的诗

春天的故事

■鲁 櫓

农 事

鼓鼓满满遭遇的是一场大的春汛
我干燥的手指献出十根
三月里它们要回到麦地
它们要湿淋淋插遍陇头田埂
像恋爱中的姐妹 像勤劳的姐妹
眼波流转 身体锦绣
倒地的太阳是一粒惊飞的种子
姐姐妹妹 谁是你捉得住的女人
嘻嘻哈哈侍弄农事
绿意葱茏的春天 就要露出长长短短的花裙

水已漫过三月的天空
燕子衔泥 风摆杨柳
布谷在青青的大田里翻跟头
我放逐我的十个脚趾
它们涉过菜地 插开了封闭一冬的决口
像勇敢的兄弟 盲目的兄弟
肆意地横渡春波滥觞的大田
我要抱着你 我就这样抱着你
不谙世事的小蝌蚪 黑尾巴搅浑了一池涟漪

谁躲在菱荇嫩嫩的叶片下 偷听小白鹅
两只小白鹅呀 说着恋爱的悄悄话
我们这样相爱 你为何还坐在黑夜的竹林
里哭泣

蛙 鸣

假如打开窗就是一面池塘
现在 凝视她 风会捂你瘦瘦的肩
你看到水真的一页页翻动
像有鱼鳞沾上的样子
这是唯一真切的感觉
有什么拥抱着你
你不能再移动
云不是灰白 浅白
它朝池塘望 想描自己清爽些
它就真的清爽些
去远方玩了 就看不见
有一种鸟你是不会认识的
它在池塘边的油菜花尖尖上
它也是来打扮的 小脸粉兜兜的黄
脚趾也是粉兜兜的黄了
你看清你看清 它就是蜜蜂呀
它原来真的就是蜜蜂
如果我告诉你：今早我就这样在窗前
你不要认为我在写诗
我只是在听蛙鸣 今夜到来
不打开窗 我也会背“稻花香里说丰年”

鱼沉在水底 星光在天上
它们比我更专心地聆听
像有一个巨人 默默地指挥了这一切

麻雀

我一生热爱麻雀 它们无数次出现在我笔下
像一段儿时的游戏 它们藏在屋檐下
——褐色的羽毛 偶尔点缀一点黑
脚趾是红色的 小嘴也是 它啄食过我给
它的小米粒
又迅速地飞走 悄悄地潜入我的窗
我的哥哥 在深夜 伸手惊扰了它们
——这是我幼时的记忆哦 我也是一只小
麻雀
看着打谷场上的人们 抽着旱烟
头发被汗水浸湿 又被风吹干

我离开它们有多少年 辗转一生
它们从不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相熟或者不相熟 我已经习惯把所有不认
识的鸟都命名为麻雀
——有些穿漂亮衣裳 脚趾长长
有的戴着花冠 彩色的尾巴摇曳
它们站在我的围墙上 一对对地叫着 扇着
翅膀
那些胆子大一点的 会在清晨啄我的玻璃窗
像调皮的孩子 偷偷敲一下门 就跑了
我才不管你长相漂亮 衣着光鲜
统统喊你们小麻雀 我宠爱的小麻雀
“小麻雀”“小麻雀——” 我打开窗户使劲喊
时间久了 那些不叫麻雀的孩子 也会答应
也会来集合

就像我自己 打开门
去到秧田里 和麻雀对视 只隔三五米……

石镜书(节选)

■孙大顺

1

晨光在山水中起身,我从鸟鸣中醒来
在祖国的乡村,与失眠握手言和
让颠三倒四的记忆抽出新芽
在石镜,人人都是春天的债主
必须从低处的灿烂说起
从一粒麦子,一只蝴蝶,一片池塘
一把锄头,一个传说,一座石做镜子说起
我曾答应村头的老枫树,做一个不再
穿开裆裤的追风少年,长大了
像小人书里的岳鹏举那样威武还乡
而现在,我悄悄坐在黄梅山上
把命运的苦水倒得干干净净
每一个年老的乡亲,都是我们的父亲
每一个远嫁的新娘,都是家乡的妹妹
门前水塘清清,屋后梨花开放
守着寸土和缓慢的光阴
那些不知名的草木虫子,沉默地生长
谁听到第一声雪融的声音
谁就拥有了大地永恒的热泪
在石镜,请收起你浅薄的虚荣
为一群雨水中的蚂蚁让路
像为我不安分的亲人掌灯
隐耐,勤劳,朴实。他们总能抓住
时间的尾巴,像自家稻田里的泥鳅
在农事与经济之间游刃有余

2

就像米缸里的虫子,跟在她的身后
从春天到冬天,一年又一年
我和她的距离是如此辽阔
草木葱茏。又是如此地骨肉相连